#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書經解義卷九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百六十九　經部

日講書經解義卷九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復命于成王因欲告歸明農而成王懇留周公命其留治洛邑史臣記其君臣相告語之辭為書以其皆相洛治洛之事故以洛誥名篇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

勤乃洪大誥治此一節錯簡在康誥遵註改正

此一節書是史臣敘周公作洛之詞也新大邑兼王城下都而言士作事史臣曰惟周公攝政之七年三月始生魄之十六日公以殷民叛逆無常頑梗難化遷之洛邑使密邇王室比介于我有周于是始定基址作新大邑于成周之東洛邑之地而有王城下都之建焉是役也似乎勞民動衆不得民之歡心者乃在洛四方之民莫不羣然和會願効其勞力民之勤

如此侯甸男邦采衛之百官又莫不鼓舞勸導宣揚民心之和俾益趨事于我周家百官之勤又如此是時周公總理其事亦不敢少自暇逸無論小大咸致其勤乃用役書大誥臣民使民知所以見事臣知所以播民焉周公之勤又如此惟周公與臣民交致其勤是以洛邑萬年之業遂成于一月之間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此二節書史臣記周公承成王之命宅洛誥卜遣使告卜于王也復復命也子明辟指成王周公于成王以親則為兄之子以尊則為君故曰子明辟及者與知之意基命指營洛之初定命指洛邑告成皆言天命者重其事也胥繼也保太保名公洛邑在鎬京東故稱東土周公拜手稽首致敬而授辭于使者曰我受王之命卜都于洛今事既有定不敢不稟成于王用復命于子明辟營洛之事本以上承天休則成始

成終皆所以凝命也王自執謙退若不敢與知上天成始之基命與成終之定命凡創始善後之事舉以付之太保與我二人太保先我經營我亦不敢暇逸乃繼太保大相東土洛邑王城宜何在下都宜何在規畫布置以基吾王作民明辟之地葢都邑既定則可以朝諸侯撫四海凡宅中圖大之業皆始于此故云基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

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来以圖及獻卜

此一節書是言卜洛得吉遣使獻地圖及卜兆也乙卯即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内也澗瀍二水名在今河南洛陽縣食者史先定墨于龜而灼卜之兆正食其墨也伻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周公曰基命定命皆係于天我豈敢違衆自用而不決之于天

乎惟三月乙卯之朝我至于洛師念殷民所便皆在近地因先卜河北黎水交流之處不吉于是改卜澗水之東瀍水之西以定王城朝會之地而龜兆惟洛食又卜瀍水之東審定所以處商民者而龜兆亦惟洛食夫澗水在洛之中瀍水居洛之偏兩地俱洛而龜兆皆食其墨則可以定王城建下都以為我王作民明辟之基也明矣茲遣使者以洛之地圖並獻所得卜兆定都之始終王庶可按圖而得驗卜而知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

休公既定宅伻来来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

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一節書是成王授使者復周公之辭復致敬以謝

告卜之誨言也匹者配答之意視示也貞猶當也成

王遣使者報復周公乃尊異之以重其禮拜手稽首

而言曰天之基命定命乃天之休命也公念天之休

命至重不敢不敬用相視洛邑規畫周至將定王城

下都以安處臣民為我周配答天休之地公于洛宅都經營既定乃遣使來示我以卜兆之休美而常吉者我一人豈能獨當之我與公二人當共承其美且我據卜觀圖見公創定規模宏遠不徒為一時之計正欲以予萬億年都要會據形勝以朝百辟而撫兆民敬承休命于無窮耳其期望勸勉之意如此所以誨我者至矣用拜手稽首謝公教誨之言當深思力行不負公期望之意可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一節書是周公將迎成王于洛而告以宅洛之宜也肇始也稱舉也殷盛也秩序也無文謂祀典所不載者周公曰新都既建㳄祀之典首宜舉行王為天地神人之主始舉盛禮于洛邑凡上下神祇咸宜周徧其為祀典所載者禮固當祀即祀典所不載亦禮以義起咸次其尊卑上下之序而祭之勿少忽焉以告成事報神賜而祈鴻休皆于是乎在王可不首先

加意乎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此二節書是周公徵示成王將行祀事于洛之意于百官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齊者整飭之意記紀録也功宗功之尊顯者元首也篤弼厚于輔君也周公曰宅洛之初又必有教詔臣工之事非臣下所宜專者予惟整飭百官使從王自周以適洛予但徵示其

意曰吾王洛邑始至初政維新庶其有所事乎爾等各宜精白乃心以聽吾王教詔令王前至洛邑論功行賞以激勵臣工即宜告詔百官曰朝廷褒賞之典非無功者所可倖邀爾羣臣中有宣力王家功勞顯著者則記録之他日舉大烝之禮雖有功均祀將以功之尊顯者為首焉羣臣生前既受尊寵死後將復受光榮益當戮力竭忠以圖報稱王又惟勉勵之曰汝等既受此襃奬之命宜感激殊恩厚輔王室以圖

新都久大之業無替前功庶天眷益隆而元祀可保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

此二節書是周公既告王以褒賞功臣慮其或出于私而復戒之也丕大也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工百官也孺子指成王朋者比黨之意敘次第也周公曰褒賞之命必至公無私然後可以勸功而服衆

令王其以記功之載籍大示于朝廷之上使羣工百寮皆得共見而共知之則褒賞之公私自不可掩所以然者汝之褒賞公則百工感奮忘私徇國而亦出于公汝之褒賞私則百工僥倖背公樹黨而亦出于私則是公私不在百工乃悉自汝教導之也褒賞之公私所係如此孺子其可嬖寵親故少徇朋黨之私乎孺子倘少徇朋黨之私則將來之流弊有不可勝言者自是以往當防微杜漸無若火然始雖燄燄尚

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爇不可撲滅矣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必至于不可遏絶王可不思禁于未然乎人君服衆之道莫大于公而治心之學莫嚴于幾能至公則光明洞達去偏黨之私而紀綱有所繫而立能審幾則省察克治絶未萌之欲而德業有所恃以成以正朝廷以正百官莫不由此周公之告成王戒其偏私而防于未然抑何詞嚴而意切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此一節書是周公告成王以修內治之事也若順也彝常道也伻使也嚮謂意嚮即就也惇厚也有辭謂有聲譽周公曰良法者所以成天下之治舊臣者所以行天下之法此治內之急務也昔予為政之時固已順行常道撫定國事矣今王圖治于洛其順行常道而三綱五常無不修明撫定國事而宏綱細目無不振舉常如我始初為政之時則內治可成矣然有

治法必賴有治人王所任使者惟用見在周官往適新邑不可參用私人隳壞治道使百官知上意嚮所在各就其職精明奮作以立治功惇厚博大以存國體則無不若之彝無不撫之事新政畢舉內治已成豈特如予而已哉萬世而下必將稱頌我王而長有美辭于後世矣要之老臣訓戒固重舊法尤重舊人周公言惟以在周工名公言無遺壽耇此皆老成典型可與共治天下者茍能延訪登用其有禆于治道

非淺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二節書是周公告成王以圖終前業統馭諸侯而馭侯即圖終之事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周公曰治洛之事臣既詳言之矣然臣言有欲已而不能已者葢以我周基業文王開創

于前武王纘緒于後令王以幼沖嗣此大業當念創造艱難務勵精圖治以終文武之業庶幾萬年長治而百辟宗周萬民式化矣試以馭侯言之王者統御諸侯當先識其向背不先識其向背則以偽為誠以佞為忠賞罰是非必至顛倒而操柄失矣然所以識其向背非用智而任術也亦惟敬而已敬則此心常存無憎愛之私自然萬理洞徹而諸侯之誠于享者識之諸侯之不誠于享者亦識之矣夫享上重在禮

儀之實意不重在幣帛之虛文若禮儀不足不及幣帛之有餘雖循例而舉朝享之文直謂之不享而已此惟其不用志于享故也夫諸侯者國人所視效也諸侯不用志于享上則其國人亦皆從而效之有輕上之心而曰上可以幣交不必以誠享矣人心既弛王法益壞政事皆差爽僭侮而叛亂將自此始王可不以敬存心而察之于早治之于微乎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

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一節書是周公告成王以教養萬民之道亦圖終之事也棐輔也農勉也篤者篤厚而不忘敘者先後之不紊正父指武王以其有匡正天下之功故稱正父戾至也周公曰勤政化民乃人君之急務汝孺子當勉力不怠頒布我之所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庶乎民皆服從而興起于教化矣

汝若于此不能勉勵則民彝泯亂而享國豈能永哉葢今之汲汲以棐民彝者予也昔之汲汲以棐民彝者正父也予固嘗率循正父以服斯民矣汝必篤厚敘次汝正父之道無不如我為政之時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夫不豐則時不永篤敘則不廢命民心逆順係于王之勉不勉如此王往洛邑其敬之哉予自茲以後其將退休田野以講明農事而已汝若于彼洛邑果能盡心教養寛裕其民則四方之人皆愛戴

歸往無遠而不至矣按上言統馭諸侯惟一敬此言教養萬民亦惟一敬敬以馭侯可以堅屏藩翼戴之心敬以撫民可以萃億兆尊親之志敬者帝王之心法即帝王之治法也而其功則在于能勉周公之言有旨哉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此一節書是成王答周公教王宅洛之言也明顯明




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恒者使可久居師者宅其衆也成王曰人君修德于身所當仰承者惟祖昭事者惟天俯臨者惟民此固由人君之自治而實賴元老之匡勷也今予幼沖踐祚賴公開明保佑之如人君丕大顯明之德公皆歷歷稱舉以訓誨于我焉教以沖子惟終此即稱人君法祖之德使我沖子善承祖考而覲揚文武之光烈也戒以時惟不永此即稱人君奉天之德使我沖子持盈保泰而奉答上天之眷命也教以彼裕我民此即稱人君治民之德使我沖子教養萬民使之和而不乖恒而可久以居此衆庶于洛邑也明保之功不既弘矣哉蓋能啟迪之謂明能維持之謂保啟迪者雖在臣而虛懷以受臣之啟迪者則在君維持者雖在臣而黽勉以望臣之維持者則在君是惟人君修德于己以為明保之基而後無疆歷服可永永勿替矣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此一節書是成王答周公元祀殷禮之言亦明保之




實也宗即上文功宗之宗將大也成王曰人君丕顯德莫隆于報功而莫重于祭祀今公教以記功元祀此即稱人君馭臣之德使我沖子惇厚功宗之大禮凡諸臣有功者皆次第修舉祀典而功之最顯者尊為元祀則功無不報矣教以肇稱殷禮此即稱人君事神之德使我沖子首舉祀神大典雖祀典不載者皆序次以祭之則祭無不舉矣夫上世元勲碩德皆

配太廟天神地祇悉列明禋聖王一出而羣策効功鬼神受職其率是道也與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此一節書是成王敘周公德教之盛以示留公之意也旁作猶云旁行言無不徧也穆穆深遠也迓迎也衡平也成王曰我公明保之功固予之所仰賴矣而況公德教之盛上承先王而下翼沖子者更自無窮

也惟公之盛德光輝發越于上下之間浩乎際天而蟠地矣勤勞施布于四海之内皇然繼日而待旦矣合上下四方流行充塞但見德容穆穆然深厚廣遠以迎迓國家之治平景福方隆天休滋至使文王武王昔日所勤勞以教化天下者事事修舉不致迷失公之德教有可倚賴如此我沖子更何為哉惟夙夜以謹祭祀而已公何可輕言去乎葢德與教非有二文武以緝熙無競之德而為教周公以明光勤施之

德而為教德至則教無不至矣而公之德豈有外于文武之德哉信乎公能成文武之德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此一節書是成王留周公之詞也棐輔也迪啟也篤厚也成王曰我公既有明保之勤又有德教之盛以功績言之所以輔助我而使之有成啟迪我而使之有覺者可謂篤厚而無加矣使公一去則始之棐我者旋至于廢弛始之迪我者旋至于昏蔽而棐迪之

功將誰賴哉公當爲國家久遠之計自始至終罔不若是其棐我罔不若是其迪我而後可也何得遽言明農哉大抵聖主必資輔導必重老成昔殷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欲其無時不輔德也成王命周公曰罔不若時欲其無日不棐迪也故二王令名永垂奕世所資于老成輔導之功豈其微哉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

武受民亂為四輔

此三節書是成王付周公以治洛之責敘其已然之績而望其未然之功也後猶後世留後之後宗禮即功宗之禮敉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將大也監者視傚之意亂治也成王曰公既定洛邑矣但念鎬京乃祖宗基業根本重地不可忘也予小子其將退而就君位于周京矣惟此洛邑當以老成宿望治之誠莫如我公者故特命公留後于洛以鎮撫郊甸繫屬人心

也夫公之勳勞甚大當今四方開治漸致太平皆公德教所致但新邑初建未定功宗之典禮尚未能安定公之大功是公已然之績尚弗及報公固不可言去也況公將然之功尤予所深望公又何可言去乎葢公之一身羣工所視傚文武所式憑小民所倚賴而保安東土藩衞王家者也今居洛邑必當興建事功恢宏治道開大留後之業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觀取法而勉供職業于洛也所以望公如此者果何為

哉誠以今洛邑之民乃文武所受于天者公其大保
安之使服我之化安我之治則殷民安而王畿亦安
可治為周京之四輔矣吾之望公如此公即不為予
小子留亦當為天下留為文武留也可見人君以保
民為本成王退即辟于周欲居鎬京以保民也四方
迪亂言公能保天下之民也迪將其後望公保洛邑
之民也其所以惓惓于斯民者以民乃受于天受于
祖任大責重務使厚生正德式化從風則民安而畿

輔安畿輔安則四方胥安矣有天下者念之哉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此一節書是成王決于留公之詞也定止也將者奉行之意斁厭也替廢也刑謂儀刑成王曰我留公治洛欲公副民之望而慰我之心也公其止定于洛邑我則往歸于周京矣蓋我公迓衡迪亂之功人皆肅敬而奉行之無敢違逆于外且祗畏而歡悅之無有

拂戾于中人心愛戴如此正宜鎮撫洛邑以慰安之何可求去以憂困我哉且我今歸周心切求治其于安民之事不敢少有厭斁也夫肅將祇歡則人心望公如此無斁康事則我心圖治如此公必體衆民之心及予一人之心終留治洛勿廢其所以儀刑士師工者使百官奮庸庶績咸熙豈特洛邑之民安雖四方之民亦世世享公之德矣如必求去則上下何所倚賴乎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一節書是周公許成王留洛之言也來者來洛邑也恭者責難之謂周公拜手稽首致敬以對曰治洛之事臣固當盡力治洛之本君尤當勉圖今王命我來此洛邑我當仰承王命誕保乃祖文王所受命于天之民而教養兼至及光顯乃烈考武王之功而永圖治安吾固不敢負王之委託矣但誕保之功我能

任之而誕保之原我豈能主之哉是在王之勉于棐彝敬于篤敘而已我將啟迪王心益勵新政大盡我責難之恭王不可不黽勉以自圖也大抵分猷分念臣職之小者啟心沃心臣職之大者公所以進弘恭之誥也然責難在臣而自盡其難則在君人君念此則夙夜基命宵旰經營有不敢須臾自懈者矣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此一節書是周公所以望成王者正上文弘朕恭之實也惇厚也典謂典章殷獻民殷之賢人亂治也恭先言以恭敬倡後王之先也周公曰我之所以責難于王者以我王實四方之主不可以治洛之事獨委之予也王令者雖歸鎬京當常來視事洛邑如國之典章皆文武之所講畫也王宜厚加遵守使法必監于先王而無不舉之政殷之賢民皆前代之所播棄也王宜厚加簡拔使才弗遺于異代而無不舉之賢

由是法度修明賢智奮起治功赫然為四方之新主而且以此惇典惇獻之恭德作倡于周家後王之先則治洛之務秩然而得其要矣自此宅中圖治既以舊典治新邑而耳目不驚且以殷賢治殷民而頑梗皆化洛邑既治將萬邦之大無不底于休美而王之治有成績矣此予責難之恭所不容自已者也葢法祖用人乃為治之大要監于祖則法度可以傳世資于賢則膏澤可以及民古大臣惓惓入告其道皆本

諸此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此一節書是周公所以自效者正上文承保受民之實也多子指公卿大夫御事治事之臣篤厚也師衆也孚先言以誠信倡後臣之先也考成也昭子指成王猶言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周公曰為君者既守法任賢以勵精于上則為臣者敢不宣猷效力以夾輔

于下哉我文王當日所為求寧觀成以勤之于前我武王當日所為成孚作式以承之于後昭然固有前烈在也予旦仰承誕保之命敢以公卿大夫越御事百工共奮職業益篤厚前人所成之功俾永久而弗替是故下則欲有以慰民之心以康乂而撫顧治之民使不虛其仰望之志而答其師上則欲有以立臣之極本誠信以倡後臣之忠使各盡其事主之道而作周孚先一民未化吾王之儀刑猶未盡也予則左

右王躬使言行政事無不可法而昭子之刑成焉一民未安前人之德澤猶未殫也予則宣布恩澤使溥博周徧無所不被而文祖之德單焉凡此皆予旦之所自盡者然則誕保之責予敢終辭哉夫慰民心立臣極成君德弘祖功公之自任亦大矣然非王以恭倡于上則公亦罔以自效于下信乎表率之機不在臣而在君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

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此二節書是見周公不敢當成王來寧之命故禋于文武而歸功于先王也毖者戒飭之意寧者慰安之意秬黒黍鬯鬱金香草以黒黍為酒合以鬱鬯灌地以降神也明潔也禋敬也宿進爵飲酒也明禋二句是來寧之詞成王命公治洛之後已歸于周復遣使誥誡殷民因念周公之功而來慰寧之錫以殊典周公不敢當王之寧故敘其詞以答王以為殷民不靖

必須謹飭訓誥然後可以靜其身心而和其家室王令者乃因毖殷之使而復命寧予賜我以秬鬯二卣且致詞曰夫此秬鬯之酒所以明潔禋敬以奉神而格帝者也我敢拜手稽首以此休美之物而致享于公焉王之禮數隆重如此予人臣也豈敢當此禮而遽進爵以飲乎予思基新命而大纘商之業者文王也集大勲而成勝殷之烈者武王也啟之翼之惟二后在天之靈是賴予惟用此以禋祀我先王庶幾為

王遐福之祈耳于此見成王之勤能飭民也敬能報功也周公之謙不居勞也孝不忘本也葢一事而君臣之間數善備焉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一節書是禋文武而為王祈禱之詞也惠順也遘遇也引考猶長壽也周公祝詞曰神之所以佑人主者內而有心外而有身親而子孫疎而百姓莫非福極之所係則莫非保佑之所及也予竊敢為王祈之

矣夫攸好德者福之本也謨烈之垂蓋百世不易者

先王豈無所以陰誘之乎願使王順承先業篤之而

不遺敘之而不紊憲章是守無有愆忘而後可焉身

其康强者福之盛也曾孫有慶蓋宗社攸賴者先王

豈無所以默佑之乎願使王惠迪維祺無遘遇不祥

無自罹疾病福祿攸同無復災眚而後可焉然不但

王之一身惠篤敘已也使德可以厭足于王而不能

厭足于王之子孫則再傳而後何以答文武而綿國

祚乎願使萬年之後不替祖功宗德之詒則合百代之福以為福者在此矣抑不但王之一身無有遘自疾已也使壽可以永王之一人而不能考殷之庶民則新遷之衆何以遂生養而延民命乎願使殷餘之氓長享有榦有年之樂則統萬姓之福以為福者在此矣公之祝詞如此蓋于祈禱之中而期以可久可大之意于稱頌之際而陰諷以建極錫福之功古大臣頌不忘規忠愛之心較然矣

王伻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懐德

此一節書是見周公雖任治洛之事而仍以化服之本望王也承聽受也叙敎條之次第也周公既述祈禱之辭又叮嚀成王曰治洛之事予固任之而端本澄源則仍在于王令者毖戒殷民其爲條教固秩然有次第矣然非王有以感發而興起之則法令亦虚文耳王必躬行實踐志氣清明德行强固使殷之民感動于天子之化而聽受今日之條教由是一代之

紀綱布之方策者子孫可守一王之典禮見之約束者頑梗俱消雖至萬年之久莫不永覲朕孺子之德而懐服之矣此非王伻之而孰爲伻之哉夫公以治洛之事自任而必推本于王者所爲君身正而遠近莫不一于正也有天下者其致意焉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

此三節書是史臣記祭祀册誥等事乃周公許留之後成王特重其禮以致付託之重也烝祭曰歲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逸史臣名王賓諸侯助祭者殺禋殺牲以禋祭也逸誥是史逸誥周公留後之事史臣記成王留公治洛乃于戊辰之日王在洛適當烝祭以修歲事之時將有非常之命必舉非常之儀乃因歲烝之祭而行告廟之禮文王則騂牛一焉

武王亦騂牛一馬數用簡色尚正于是命作冊書惟時有史臣名逸者即承命為冊祝無有他告惟告周公留後治洛而已于是諸侯為王賓者因王殺牲禋祭其事重大咸恭承而來助祭王乃入太室祼地以降神蓋文武所受之命付託貴于得人而周公任誕保之責告祭必期盛典故也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命在廟中不敢專也即于是月不敢緩也周公既奉成王之誥于是師保萬民撫化殷士誕



保文武所受之命前後凡七年蓋終始于王室而身且不暇顧矣按洛誥一篇成王以治洛之事屬周公而公必推本于王身其間祀神記功之禮若彝撫事之法馭侯綏民之要法祖用人之方莫不委曲詳盡剴切條明而其大要則不過曰公曰敬曰恭而已蓋公則吾心虛而無偏徇之失敬則吾心慎而無疏玩之愆恭則吾心斂而無傲慢之氣故能遠至邇安懷保萬姓成周八百年之景祚實基于此至若周公洛邑方成而即以明農為志迨成王再四請留然後效弘恭之忠擴誕保之烈一心王室始終無二所為名高而不居功大而不有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千古之君道臣道于斯篇蓋盡善矣

## 多士

成王既自洛邑歸于宗周周公始行治洛之事傳王命以告殷有位之士蓋懼始遷之民不安其業故反覆諭之使消其反側而勸之從善也史臣記其事以多士名篇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此二節書是首序周公傳王命告多士之意而次舉革命之公以告之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稱商王士者貴之也弔恤也旻天上天之通稱王罰王者所奉之天討勑正也成王既歸宗周留周公治洛

惟三月周公始行治洛之事于新邑用傳王命以告商王士曰帝王之興實由天命非人力所能圖爾殷家所遺之多士每懐反側豈不知爾殷王紂怙惡不悛流毒四海以此不為天所憫恤天于是大降災害以喪殷惟我有周世德相仍受天眷命不敢不奉將天之明威致行王者之罰勑正殷命以終上帝監觀求莫之事是我周之革命非有貪于商也乃天命之公雖欲辭之而不得也爾多士何疑焉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此二節書是反覆申言所以革殷命之故也弋取也畀與也固者保護之意秉為猶言秉彛乃民之所秉持作為者王命又曰肆爾多士當殷有天下之時我周本小國也寧敢覬覦非常弋取殷命乎無如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之道也天心顧治而殷乃亂之亂則未有不亡者今觀天不與殷信乎天心厭亂無曲

護以固殷之理矣是以監觀四方輔弼我周以撥亂反治豈我周敢窺竊神器以求此天位哉且我所謂天不與殷者非無據也驗之于民而已民心之向背即天命之去留當日紂惡既稔億兆離心周德方隆萬姓悅服惟我下民之所秉為一出于至公而無所私如此此民心之去殷非即天降喪之明威凜然可畏者乎爾多士心懷反側或疑我周為弋取非特不知天意亦併不察民心矣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此二節書是即夏商之興亡以見商周之興亡也引逸引之于安逸也適往也降格降之災異也嚮意向也有辭矯誣之詞也元命大命也甸治也王命又曰觀古所以鏡今多士不明于我周之事盍觀于夏商之往事乎我聞古人有言曰上天生人莫不予之以

可安之理使人循理而行亹亹而不能自已所謂作德日休即上帝引之于逸也夏桀昏德喪失良心自趨于危而不適于逸固已拂帝心矣然帝猶未遽絶也降格災異以示意嚮于桀使桀能翻然改圖安在帝意之不可回乎乃桀不知省懼弗能敬用帝命大肆淫泆徒為矯誣之詞天于是赫然震怒弗念弗聽遂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夏既廢其命天乃命爾先祖成湯爰革夏正旁求俊民分布遠近甸

治四方以治人行治法而紀綱法度莫不振舉焉是
蓋棄其不適逸者而授之能適逸者往事之灼然可
見如此爾多士寧不知之乎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
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此二節書是言商之繼湯而王者皆能盡君道以得
天眷也恤勤恤也丕大也乂治也澤德澤也王命又
曰成湯既以懋德而膺天命克盡創業之道矣乃商

之繼世而有天下者自成湯至于帝乙其間賢聖之君六七作莫不夙夜明德以治身勤恤典祀以敬神能守成湯家法奕世勿替是以天心眷顧大建其基業保之而不危乂之而不亂使國祚長安王業無替其得天如此然殷王亦不敢以天之丕建保乂而稍有安肆兢兢然惟恐失上帝之心罔不用賢輔治利賴萬方使德澤之及民者有以配天之廣大是商之所以久安長治永保天命者以其累世積德克當天

心故也豈天之私于有商哉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玆大

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

罰

此四節書是言紂不明天道不能愛民以至于亡也

後嗣王指紂言顯明也天顯天之顯道民祇民之敬

畏者也蓋指福善禍淫是非賞罰之公道而言王命

又曰殷先王明德恤祀之家法使子孫能世守之豈至滅亡哉今嗣王紂昏蔽失德大不明于天道存心出治之本且不能知況望其恢弘祖德能聽念先王勤勞邦家之道而思所以保之乎蓋其沉湎暴虐大肆淫泆玩忽天戒毒害生民于天道之顯明民心之祗畏直悍然而不顧之矣夫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于先王勤家而大爲淫泆則不畏祖宗罔顧天顯則不畏天罔顧民祗則不

畏民三畏既亡舉無忌憚恣行兇惡故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也然則天所以不與紂者豈有他哉由其不明厥德罔顧天顯民祗自絶于天而天不得而庇之耳且天之所以降罰于不德者亦非獨紂為然凡四方小邦大邦未有無罪而亡國者則亦未有無辭以討罪而亡人之國者商罪貫盈我周奉辭伐罪恭承天命而已豈無故而亡商哉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

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此三節書言我周奉天革命之公見殷士之當從周也靈善也割斷也勑正也我事即割殷之事不貳適專一之意周公又傳王命若曰爾殷多士但知革殷為我周之事抑知此皆帝天之事乎天以紂不明厥德意欲誅之而假手于我周惟我周王大能善承天心敬奉帝命以討有罪蓋天雖無言而荷天眷命者不得不代行天事天既命曰割殷故我周奉而行之

戡定剪除以告其勑正殷命之事于帝也由是言之我周割殷之舉無少私意一于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當歸于我周而不容他適矣周不敢貳于帝殷其可貳于周乎蓋反覆明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皆本于天命之至公而不可違所以潛消殷士反側之心如此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此二節書述遷徙殷民之由以消其怨望也洪大也
動勞動也即就也戾禍也王命又曰爾王家旣宜我
適而猶有所怨望于我者得非以安土重遷之故耶
當殷之初亡我周即封武庚于舊都未嘗有遷爾之
心也及至武庚作亂震驚王室予其審度爾等助惡
黨叛大為非法故不得已而為遷爾之計非我故欲
動爾乃變亂之端實自乃邑于我何尤乎且我之遷
爾非但以變亂之故也予亦念天之就殷邦以降大

戾紂滅于是武庚又喪于是爾之故居習染凶惡邪
忒不正以至屢遭天譴為爾等計亦不得不遷以避
凶趨吉也爾何怨望之有焉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
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此一節書承上文而申言遷洛之意也西指洛邑以
在殷邦之西故云後後命也周公又傳王命曰猷告
爾多士汝等果能為我周守法之民雖居故土無害

也予惟念天屢降大戾之故是以遷居西爾此非我一人持德不務康寧故為勞擾蓋欲爾等棄舊染之習沐維新之化乃天命當遷予實奉行之耳爾其可或違越乎茍或違越則予之告戒已至朕不敢再有後命必有他罰以懲爾是爾自取罪戾爾無我怨也于此見王者化導頑民委曲開諭不忍遽加刑罰此仁厚之至祈天永命之道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

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二節書舉殷革夏之事又述商士之言而以義折之亦申言遷洛之意也冊簡冊也典典籍也迪啟迪之意簡簡拔也服列也天邑指商邑尊之之詞率循也王命又曰爾多士之心有所怨忿不平者不過以周革殷命耳獨不知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革夏命之事歷然可考我周之革殷正如是耳爾等又

何疑乎今爾之心其亦曰商之革夏凡夏之士皆啟迪簡拔使在商王之庭而為大臣有位列于百僚之間而為羣臣今周不我用也不知天命有德予一人之所聽用者惟德而已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而遷之于洛者正欲循商迪簡故事以矜恤乎爾使爾率德改行以為待用之地耳則今之不爾用者非予罪也天命當如是也周之革命固為天討之公而周之用人獨不因天命之公乎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此一節書舉前日遷洛之事所謂感之以恩也奄國名與管蔡霍四國皆從武庚叛者降如今法降等之降比親比也宗即宗周遜順也周公又傳王命曰昔者奄蔡四國同惡作亂朕來自奄之時據法論之爾四國民命罪皆應死然朕不忍窮治姑從減等大降爾命止于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貸其當死之罪

予以生全之恩使爾得密邇王室親比臣事我宗周之臣子遠離頑梗之俗漸摩遜順之風其罰甚輕其恩甚厚爾多士何迺猶有所怨望乎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此二節書敘申命之意而示以作洛之由宅洛之利也土田業也幹事也止居也周公又傳王命曰告爾

殷多士予惟大降爾命不忍殺爾故反覆以遷洛之命申告于汝無非欲汝之曉悟而已今朕作大邑于茲洛果何為乎一則為鎬京僻處西陲四方諸侯罔有賓禮之地惟洛邑宅中圖治故卜王城于澗瀍之間以朝會諸侯一則為爾多士奔走臣事于我周者方進于多遜之美而未有居處之所故作下都于瀍水之東以安集多士我作洛之意如此且方授爾以田使爾猶舊日之有土任爾以事授爾以居使爾猶

舊日之有幹有止既有服田力穡之資又有樂業安
居之利何憂于遷徙失業而猶有反側怨望之心哉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
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
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此二節書示以禍福之機而期以安享之利也克敬
能檢制戒懼而無反側動搖之意幹以營作言年以
壽考言王命又曰爾若凡事循理而一出于敬則必

為天之所與而天且矜恤之使爾得以保全身家安享福禄矣爾若凡事悖理而出于不敬則天之所棄不但室家竄徙不得享有土田子亦將明致天罰以刑戮加于爾躬即爾身且不能自保矣禍福之機由于敬不敬者如此今爾多士若于此都邑之中絶反側動揺之情為專一從周之計將見同井者相安相得而宅爾之邑居室者以嗣以續而繼爾之居近在爾身則經營恒業而有幹頤養性命而有年無不于

茲洛焉遠在爾之小子朴而為農者固當世享其樂利秀而為士者又當克紹其箕裘從此以往方興未艾實自爾今日之遷始之也爾可不敬以致福為子孫永遠之基乎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此一節書總結一篇之旨而深致其丁寧也王曰下當有闕文周公傳王命于篇終又曰凡我所為諄諄告戒反覆丁寧者無非以爾土田居止為念欲爾敬

承天命而克享遷洛之利耳其可不自求多福耶按
周公作洛誥時天下已定百姓已安周之武功文德
赫然丕著矣殷之多士固不足畏然周公反覆勸諭
示以天命之公告以遷洛之利不啻至再至三使殷
士曉然于禍福利害之機而自消其反側不安之意
由是頑民革心海内大治可見帝王治天下不在脅
之以威而在感之以德不但使民不敢為惡而務使
民樂于為善使民不敢為惡者其法莫嚴于秦使民

樂于為善者其德莫厚于周然秦止于二世而周至于八百年有天下者可以鑒矣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者周公以成王初政恐其耽于逸樂故作是書以訓之史臣記其辭遂以無逸名篇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此二節書是首舉君子能無逸而因推其無逸之由惟念切民依之故所以示勸也君子指人君所處所也禾始種為稼既斂為穡小人之依即指稼穡言成王初政周公作書以告之曰嗚呼人主深居九重安享大業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事不謹或致百世之患誠不可以暇逸自處也賢聖之君子知之故其宅心積慮朝乾夕惕時切憂勤凡動靜作息之間莫不祗嚴天命顧畏民喦兢兢然惟以無逸為所而

不可暫離焉然無逸之道果何先哉蓋天下最勤苦者莫如稼穡彼農夫自東作以至西成祁寒暑雨霑體塗足歷三時之勞勩始得一時之飽煖何艱難而不易乎君子必先知其艱難而後以此心而居崇高安逸之位則身處萬民之上心周草野之中真知稼穡為小人所依藉以生而所為思其艱以圖其易者自不容于或懈矣君子所以能無逸者如此夫成王沖年嗣位聖智性成然于稼穡之艱難容有未及知

者故周公陳無逸首言知小人之依葢國本于民民
本于食有國家者誠不可縱肆以妨民事逸豫以奪
民時而使之失其所依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此一節書是舉小人之不能無逸者言外規諷所以
示戒也相視也小人猶言小民諺俗語誕誕妄昔之
人猶言先年老人周公又曰凡人當守成之樂每不

知創業之苦我觀田野之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身受艱難而後漸致饒裕其子生于豢養遂忘其所自來乃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乃以逸樂為當然乃習里巷之鄙語以自喜既又肆誕妄之行以自恣不然則又輕侮其父母以為年老之人不知安樂徒自勞苦而已夫小民出自田間尚不知稼穡艱難猶越理放恣如此況人君長于深宮之中撫有四海之大諂臣媚子惟知諛順以求親公卿大夫又隔堂廉而難

近往往狹前人之制度而每事更張馴至惑心志而傷風俗苟非深知無逸之道其何以圖治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此一節書是言殷中宗無逸之事也天命即天理自度自撿束也上文既言無逸之理此下乃舉古昔無逸之君以証之周公復嘆息曰人主所最欲得者莫如壽然惟無逸乃能致之歷觀古人皆有明效我聞

曰昔在殷王中宗太戊實能先知稼穡之艱難故其處己也莊重以嚴謙抑以恭欽肅以寅戒懼以畏凡心之存發無不以天命之理自檢其身而凛乎若規矩律度之不敢越其治民也又祗敬恐懼常思民心之可畏民生之難保而不敢怠荒安寧以少渝其檢束之心蓋自修己以至治民皆一于敬所以心常安靜身常保攝精神完固血氣收斂其享國也至于七十五年之久中宗無逸之效如此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此一節書是言高宗無逸之事也舊言未為天子之時亮陰天子居憂之所雍和也嘉美也靖安也周公又曰殷之無逸者不特中宗也又有高宗武丁當其為太子之時其父小乙欲其知稼穡之艱難乃使處于民間爰與小人出入同事凡閭閻之勤苦無不備

知至其作而即位居小乙之喪在亮陰中恭默思道不肯輕易發言惟其不肯輕言故涵養之深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一旦見之于言無不仰合天理俯協民心雍然一于和焉至其治民之際則兢業于萬幾而不敢有一事之荒危懼于一心而不敢有一念之寧惟以治世安民為務使百姓生養遂教化明而殷之邦國蔚然嘉美于安靖之中乃至萬邦之遠無小無大咸被德澤而無有怨恫之意斯則和氣致祥由

君身而見于行政及于下民所以天休滋至保佑有加其享國亦至五十有九年之久高宗無逸之效如此按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詩紀高宗撻伐荆楚諸侯畏服武功大烈為殷宗最盛然其大本所存惟在于敬蓋敬以治民則民無不安敬以治兵則兵無不勝一切經邦致遠之畧皆以君心為主君心既正雖有頑梗弗庭自然畏威而懐德矣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

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此一節書是言祖甲之能無逸也祖甲高宗子祖庚弟也高宗欲舍長子庚而立甲甲以為非義而逃之故曰不義惟王周公言殷之無逸者又不特高宗也其在祖甲當高宗欲廢庚立甲之時甲以嫡長之分不可乖因以王位為不義而逃之民間與小人為伍習知稼穡之艱難其後高宗崩祖庚立七年而没祖

甲乃自民間作而即天子之位爰知小人之所依在于稼穡實能慈愛庶民保安惠養為之分田制里薄斂省刑乃至鰥夫寡婦極所易忽之人而毫不敢有輕侮之意所以太和之氣洋溢宇宙其享國亦至三十三年之久祖甲無逸之效如此葢天子之與百姓勢位闊絶自非深體下情區區小民豈能自達于上故聖王設求言之鐸懸敢諫之旌無非欲周知民隱以行保惠之實政然後能使德澤弘敷而海隅率俾

也有國家者所宜留意焉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一節書是舉後王不能無逸之實以示戒也時猶言是指三宗而言周公又言殷之三宗固皆由無逸以致壽考矣自三宗而後所立之王身為帝王之裔長于宮禁之中生則止見安逸耳因其生則安逸故

于百姓之稼穡艱難一無所知而小人祁寒暑雨東作西成之勞俱未及聞惟聲色遊田耽樂之事務為順從于是内則伐性外則損國禍至無時而年壽益促遠者或十年或七八年近者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此無他逸欲過而元氣消宴安久而天禄短非天奪之筭也惟其自廹之耳不知無逸之害如此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此一節書是叙文王之祖父能開無逸之原也抑者

不驕肆之意畏者不怠荒之意周公又嘆息言無逸之君豈惟商有三宗哉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開無逸之心傳而垂無逸之家法克自抑焉而不使心逸于縱肆克自畏焉而不使心逸于怠荒葢貴而能謙高而能慎其心皆出于自然而無所勉强此所以上配三宗之心法而下開文王之心源也夫人君至尊而必居之以抑至安而必居之以畏者抑則綴衣虎賁皆有匡弼之益畏則出王游衍具凛明旦之幾自

創業以至守成其存心莫不由此則興不由此則廢豈獨太王王季云爾哉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此二節書是言文王之無逸為能崇儉素恤孤獨而勤政事也卑服服用儉約之意康功所以安民田功所以養民徽懿皆美意鮮猶云有生氣也周公又言惟我文王接抑畏之傳而蹈無逸之實凡所服御皆

裁省儉約不為奢華靡麗之習而一心以民功為事故除殘去暴安民之功也而文則明教化申法令以使之相安分田制里養民之功也而文則授恒産勸農事以使之相養葢其薄于為身而厚于為民所以為至德也若其躬處崇高而愛撫百姓又可得而言者以言其德之柔愈寛和而愈覺其可愛則柔之美至矣以言其德之恭愈嚴恪而愈見其可親則恭之美至矣以如是之柔恭以與小民相拊循懐抱保護

不啻父母之愛其子焉至小民中有鰥寡者尤周給施惠如草木之沾雨露使之皆有生意文王之心在保民如此且其勵精圖治勤勞庶政自日之朝以至日之中自日之中以至日之昃雖在當食之時而不遑有暇文王豈不欲稍自逸哉葢以便于己者必不便于民故用此不暇之心欲使萬民之衆咸得遂其生順其性登于和樂之治無一人不得其所然後其心始慰耳夫不崇儉素則人主之嗜欲必生不恤鰥

寡則下民之怨讟必積不勤政事則萬幾之叢脞必多文王惟洞見本原故一心于無逸而不使有耽樂之弊誠萬世君道之極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此一節書是言文王之無逸見于戒遊佚也盤盤桓不止之意中身猶中年周公又言人主遊觀以省方田獵以講武固國家一定之常制然或託廵幸之名

皆訓練之典而以為逸樂則不免有縱欲妄費之害乃文王則不然省耕省斂文王未嘗不遊也而行必以時初不敢盤于遊蒐苗獮狩文王未嘗不田也而舉必以禮初不敢盤于田葢惟巡遊既節田獵既時是以用度省而賦斂輕其庶邦之民所奉于上者惟額内之正供而一切無益之物無名之稅皆不以横斂于民焉葢既能守已以培壽源復能恤民以凝天眷所以文王受命為西伯之日年已四十有七而享

有國祚之年更歷五十文王無逸之效亦如此夫天
生民而立之君明明以萬民之命託之人主人主誠
仰體天心無嚴刑以戕民之生無厚斂以破民之產
民氣既樂天和自至自然壽考維祺本支百世千古
治道之原莫不如此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
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此一節書是勉成王法文王之無逸也則法也淫是

太過意周公又嘆息言我文考以無逸之心享無逸之效深仁厚澤固百世不斁也繼自今嗣王可不以法祖為要哉葢文王惟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而後德施廣遠享國久長嗣王必當以此為法則本抑畏之心切艱難之慮凡觀逸遊田雖不能盡無而不可太過則文王之無淫于觀逸而無額外之征則文王之無淫于遊田而無橫取之賦由是經費有恒國用常足在文王時為庶邦者在今日則東西

南北皆我土宇務使萬邦之民惟正賦之供而不致竭民力以奉一人斯真能上配文王之無逸而所為崇儉素恤孤獨勤政事者亦將有以兼舉矣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此一節書是欲成王之戒逸也皇是寬假之意訓法也若順也則效法之意酗于酒德縱酒之酗德也周公又言今王取法文祖務時時儆戒不可須臾少懈

無容自寬假曰今日姑為是耽樂可無害也夫人君一身萬民于焉具瞻上帝于此臨汝一日之敬肆所關者不淺苟或耽樂則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其流弊將使在位之人見我君所行相率效尤而丕則其過逸之愆如昔殷受酗酒而臣下化之號為凶德前車之鑒固不遠也嗣王其以此為戒無若殷王受之迷惑昏亂酗于酒德哉從來人主未有不喜善名而惡惡聲者然或一日之間稍稍縱逸以為偶

然如此固無大害殊不知此心敬肆之分即治亂之幾所由判誠不可不鑒而謹之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二節書是勉成王以古人聽忠言之美而戒之以棄忠言之害也胥相也惠順也譸張誑誕也幻是變亂名實以惑觀聽之意周公歎息而言曰嗚呼我嘗

聞之曰古之為人君者徳業已盛然當時為其臣者猶且相與訓誡而告之非特訓告而已也猶且相與保養而將順之又非特保惠而已也猶且相與悉心教誨以規正成就之其臣若是則其君能受盡言可知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皆循法守分無或敢為誑誕之説變名易實倡為妄幻以惑亂君心者葢古之人君能任賢納誨則正論常伸邪説無間可入此自然之理也在于

今日王若于古人有訓告有保惠有教誨之事不能聽信則在位之人乃法則之而不肯盡忠規諫君臣上下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上有亂政則下不聊生為民者不以上之所行為然其藏于心者必違悖而怨恨且不以上之所行為然其發于口者必詛祝于神明而求其喪亡夫為人上者使民心怨口詛其國不至于危亡未之有也然則古人聽受忠言之事豈可不效法之哉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此二節書是言三宗文王迪哲之事厚于責已而誠于愛民也迪蹈也哲智也迪哲是實能行其所知之意周公嘆息而言曰嗚呼稼穡乃小人之依人主患不能知即知之患不能實蹈其知爲之經營措處使人人各得其所自昔賢王惟殷之中宗高宗祖甲及

我周文王此四人皆能實蹈其知者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有怨汝者有詈汝者則大自敬德益修其身于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此眞我之愆非彼妄言也其自修者誠于自修自咎者誠于自咎口之所言即其心之所發非止隱忍自制含怒而不發也三宗文王惟能迪哲故其誠于責己如此蓋人主雖有仁心不能行仁政則是知人之寒而不能衣之知人之飢而不能食之知人之禍患而不能拯救之與不

知者無以異也故迪哲二字是無逸綱領所當深思而力行者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寛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此一節書是戒成王不聽迪哲之事而以責人叢怨也此字指上文迪哲之事言辟君也綽大也叢聚也

周公又曰三宗文王皆迪知民依故不暇責小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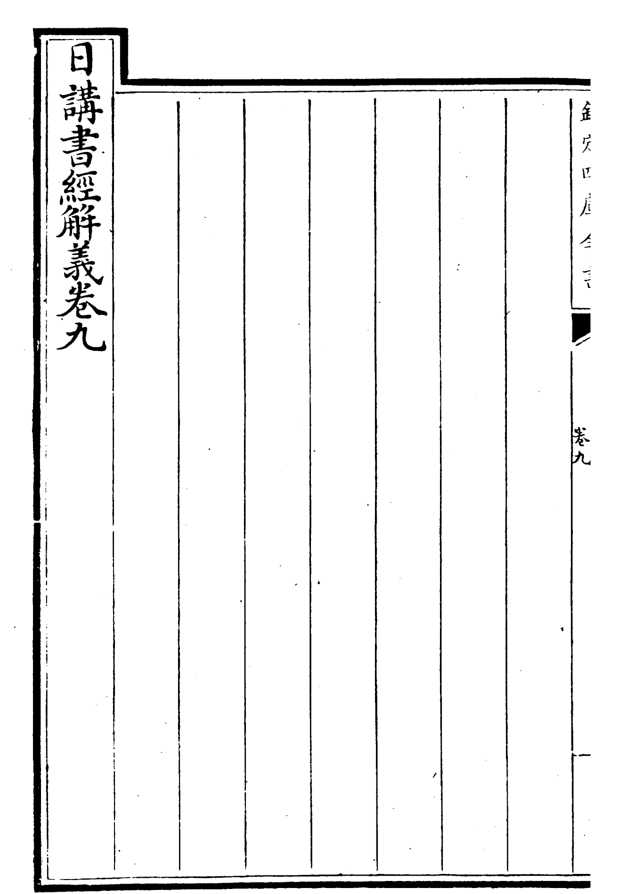
怨詈而益敬其德在王今日若于此迪哲之事不肯
聽信止能見人之非而不能自見其非則小人乘間
乃或譸張其辭變易名實而惑亂汝曰小民怨汝詈
汝汝必輕易聽信欲加之罪矣夫為君之道貴于含
容今聞謗言而輕信如此則是不能長念為君之道
不能寬大其心反用譸張之言而亂罰無罪殺戮無
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于怨皆叢集于為君之
一身矣蓋為人君者民有怨咨但當引為己責不可

歸罪于民引為己責則必能修德以和民歸罪于民則憤戾愈甚而民心愈離將至于不可收拾矣可不慮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此一節書是總承一篇而勉成王之當監于茲也監視以為法戒也茲字通指上文言周公又嘆息而言曰嗚呼凡我所陳之言享年長短國家治亂皆係于此汝嗣王其監之哉如三宗文王之聖哲監之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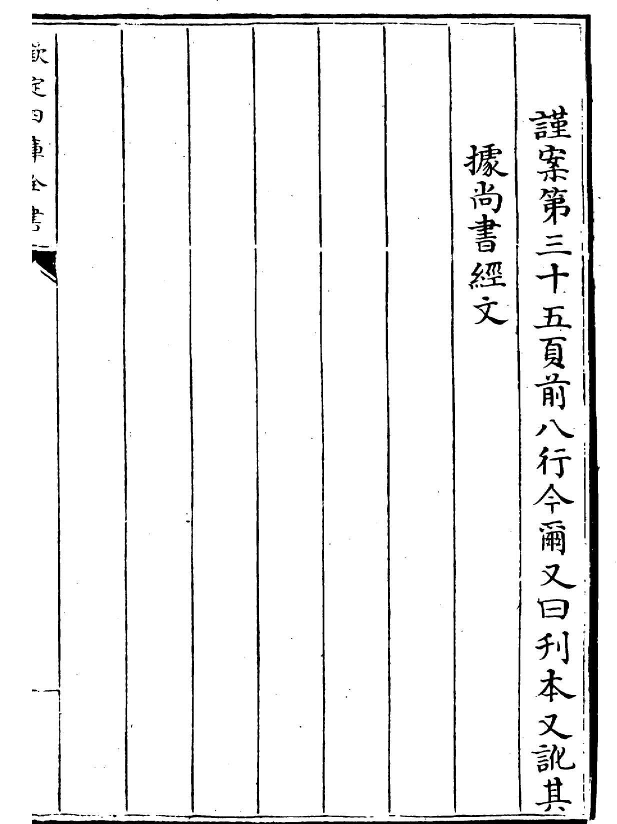
法可也如後王商受之昏暴監之以為戒可也能監之而為法為戒則君德成而吾言為不負矣按無逸篇以知小民稼穡之艱難為綱領以崇儉素節逸遊聽忠諫遠讒邪守法度容誹謗為條目實萬世人君致治保邦之藥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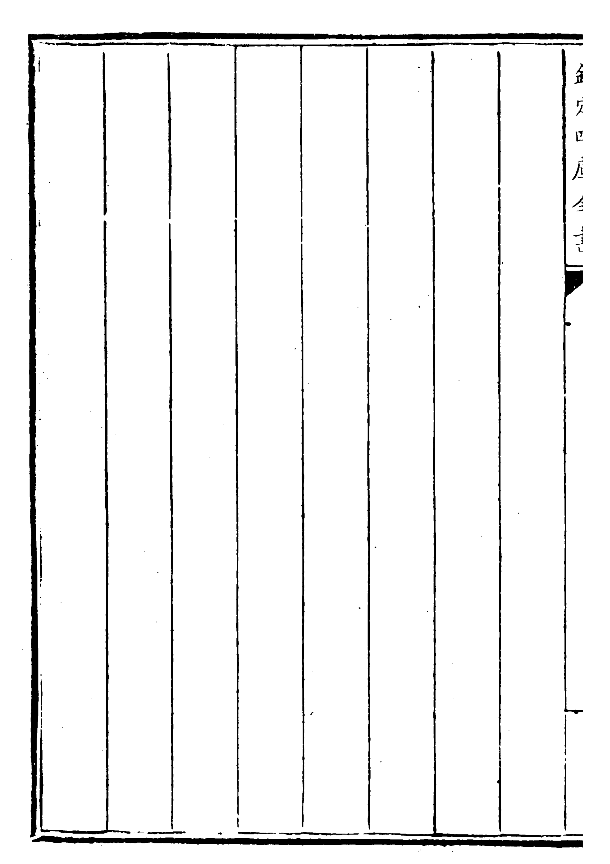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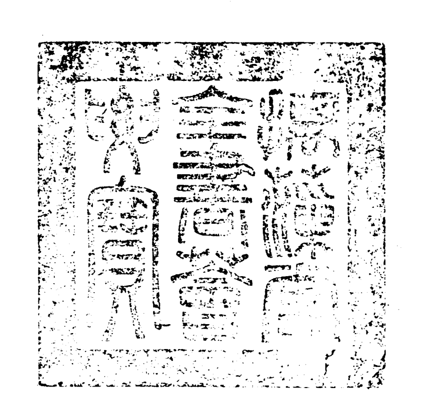


日講書經解義卷九


謹案第三十五頁前八行今爾又曰刋本又訛其

據尚書經文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單可玘